

5

被吃饭



作者 辰光

宋万友在一旁看出来,眼前这两个记者完全没把他这个新闻处长和吴国光当回事,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正说得唾沫横飞的代理交警支队长。

吴国光接着简要地介绍了L市的市区范围、交通流量及随着城区面积扩大所带来的警力不足的困境,随后又诉苦目前通过正规渠道招考交警难的局面,最后才委婉地说出支队招募了大量合同制民警的无奈之举。

“你们招募合同制民警的做法是不是和公务员法以及警察法相悖?”江天养不紧不慢地问。

吴国光勉强地微笑着点了点头:“确实是有些相悖,但如果是通过公务员考试,我们根本招不上来人。大凡能通过公务员考试的,谁愿意放着办公室不坐,跑马路上当交警呢?”

“那么那条国道的设计时速是多少?”江天养话锋一转。

吴国光一时无法回答,宋万友接过了话头:“这条路的设计是由交通部门设计的,不是交警队设计的,所以他们也不清楚。”

“但是车辆限速是交警队作出的规定吧?”江天养说着从随身的背包中拿出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那是L市交警支队公布在网络上的全市主要道路限速表,其中对于那条国道的限速一栏清晰地记录着:“每小时80公里。”

“为什么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限速标志是40呢?为什么那个标志被隐藏在树阴里呢?为什么对于本地车辆和外地车辆的处罚不一样呢?”江天养一连抛出了好几个问题。

吴国光和宋万友都尴尬地看着江

天养,直到曹胖子心领神会地拿出香烟递给江天养,两人才回过神来。

眼见着再谈下去,吴国光就会被江天养逼到墙角无法应对,宋万友哈哈笑着站了起来:“两位小老弟,从年龄上算,我比你们都大,就当一回老大哥。我说都这么晚了,在我家还没吃饭就被叫了出来,估计你们也都没来得及吃饭吧,要么咱们先吃饭,边吃边聊你们看怎么样?”

宋万友说着上前动手帮江天养往采访包里装采访本和打印的资料。江天养此刻倒也顺从地收拾好东西,冲着曹胖子挤了一下眼睛:“走,胖子,吃饭!”

曹胖子明白江天养的意思,打趣地问道:“这里有什么吃的啊?过小年可要吃饺子啊!”

宋万友见二人还真给了面子,忙转过头来冲吴国光递了个眼色。

吴国光赶紧起身说:“你们在北京天天大鱼大肉的肯定吃腻了,我们这里的采摘园不错,都是自己摘的各种绿色蔬菜,现场烹饪,配上散养的小土鸡,那味道绝对不比北京大饭店里的差。”

江天养把采访包背好,冲着正介绍的吴国光说:“就别整得太复杂了,我不吃反季节的食品。”

吴国光陪着笑脸:“这有什么讲究?”

江天养边往外走边卖弄似的讲了起来:“这老天爷呀很讲理,天热了有甜瓜蜜桃;天冷了就该杀年猪了。你要是顺应着季节吃,那么四季平安,你要是反着季节吃的话……”

宋万友也被江天养的理论吸引住了,凑上来问道:“怎么样呢?”

江天养世故地哈哈笑了一下,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说:“伤胃嘛!”

宣传部的楼下,原本跟着一起来的几辆警车已经先行去酒店订餐了,只剩下吴国光的警车和江天养的车停在楼门口。

江天养故意冲着宋万友高声说道:“要么您坐我这车,省得我半路上跑喽?”

此刻的宋万友正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化解掉眼前这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连声说不用不用,一屁股就坐到吴国光的车上。临走时吴国光打开车窗冲着江天养大声说:“跟着我的车!”

从宣传部出来到L市最大的一个酒店,中间有大约3公里的路程。宋万友从后视镜里看到江天养的车老实地跟在吴国光的车后面,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

11

“大饼”与“讨厌鬼”



作者 方刚

儿子两岁多的时候,一次与妻子去副食店买大饼,他用稚嫩的声音对售货员喊:“大饼!”引得周围人笑了起来。回家之后,儿子又认真地喊了几声大饼,我也觉得好笑。从那以后,“大饼”便成了儿子的口头禅。

最初的新鲜劲儿过去后,我们不再觉得儿子这样不断地喊大饼是件有趣的事,便开始告诉他不要再喊了。但这阻止适得其反,儿子喊得更起劲儿了。我们有时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儿子则变本加厉,存心跑到我们面前一连串地喊大饼,同时笑着观察我们的反应。即使给他讲道理,他也仅是当时答应了,过一会儿又笑眯眯地看着你喊大饼。

很快到了春节,我们一家人回天津老家与家人团聚,儿子和他的“大饼”便成了大家的笑料之一。儿子喊得更欢了。有时别人问他问题,他也以大饼回应,让人家摸不着头脑。

我认真地分析了一番儿子这种表现的根源,得出结论:儿子第一次向售货员喊大饼的时候,周围的人笑,对他构成了一种夸奖和鼓励;儿子回到家喊大饼,爸爸也觉得有趣,也笑,更使他认定喊大饼是一件可以获得奖励的好事情;当成年人从最初的新鲜劲儿中走出来之后,孩子却不可能自然地完成这种转变,所以我们的阻止没有意义,反而会使儿子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再进一步,儿子则将喊大饼视为一种引起父母和他人关注的方式。与此同时,喊大饼还成为他逃避尴尬、回避困境的一种方式。

儿子的心理机制,本能地完成了上述种种行为,从而使他与“大饼”结缘。

认清问题的实质,我决定对症下药,与妻子约定无论儿子再怎么喊大饼,都装作听不见,不理睬他。这一招果然灵,半个多月下来,儿子真的不再喊大饼了。过了半年多,有一次爸爸试探着对他说了句“大饼”,儿子已然想不起是怎么回事了,他彻底忘了。

可是,“大饼”走了,“讨厌鬼”又来了。

“讨厌鬼”是我和妻子在10年婚姻中习惯形成的生气时使用的共同语言,已经说不清最初是谁向谁学的了。被淘气的儿子惹恼时,我们也会斥一句:“讨厌鬼!”一天,我也惹恼了儿子,3岁多的他瞪着眼睛气哼哼地对我吼道:“讨厌鬼!”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情趣,我和妻子当时忍不住都笑了。没想到这一笑又使儿子养成不断说“讨厌鬼”的语言习惯。

正赶上春节,儿子的“讨厌鬼”再度遍地开花。同样是软硬兼施,同样一无所获。奶奶说:“怪了,平时这么懂道理的孩子,怎么这事就同他讲不明白呢?”即使说这话,儿子同样要回敬一句“讨厌鬼”。对许多长辈不断地说讨厌鬼,我和妻子再怎么样也要打打儿子的小屁股了。儿子被打后满脸是泪,哇哇哭得伤心极了,拧脾气犯了,恶狠狠地不断重复着:“讨厌鬼!讨厌鬼!讨厌鬼!”幸好春节没几天便过去了,我们带着儿子回了北京。我们心里清楚,“讨厌鬼”不过是“大饼”的翻版而已。我们约定:第一,从自身改起,自己再也不要说讨厌鬼;第二,儿子说讨厌鬼的时候,我们不理睬他;第三,毕竟不同于一年前说大饼的时候,儿子长大了一岁,更懂事了,所以在适当的情景下,我们要明确地告诉他:“‘讨厌鬼’是骂人话,爸爸妈妈以前骂儿子是讨厌鬼不对,我们错了,向儿子道歉。爸爸妈妈也知道儿子说讨厌鬼没有恶意,但别人不一定都知道,以为儿子不喜欢他们呢,儿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后儿子不要再说‘讨厌鬼’了。”

不到半个月,儿子便真的告别了“讨厌鬼”。一天同奶奶通电话,儿子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奶奶,我下次回天津的时候,再也不说你讨厌鬼了。”奶奶当即高兴得笑了起来……

真正理解孩子,因人制宜、因势利导地引导孩子,才能使他们一点点健康成长起来。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定制方法: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 3元/月, 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 3元/月, 不收GPRS流量费。